

## 文武兼資的詞人辛棄疾

馮虛

辛棄疾（1140 - 1207），字幼安，號稼軒，山東歷城（今濟南）人。他早年就有大志，性情豪壯。

那時，北方被金國侵據。到金主完顏亮逝世，中原豪俠紛紛起義，耿京統領山東，稱天平軍。二十歲的辛棄疾去見耿京。耿京從遠處望見那英武的少年，當過一道小橋的時候，所騎的馬總是不肯前行。那少年下馬，拔劍斬下馬的頭，若無其事的繼續向他走來。耿京見辛棄疾的勇壯果決，認為他前程無限，任為軍中書記。

有一個僧人義端，也召集了千人隊伍，歸附耿京；辛棄疾喜談論兵事，常同他在一起。有一天，趁暗夜無人知覺，偷了大印潛逃了。耿京以為棄疾是同謀，想要殺他。棄疾請求給三天期限，可以捉獲逆僧。棄疾判斷義端必然投奔金軍，報告義軍的軍情邀賞。於是就往北追去，果然追上了義端。義端怕死求饒，並編造說，棄疾是青色野牛轉世。棄疾不理他，斬下那賊僧的頭回報。耿京見他大義無私，更為賞識他，信任他。

1162年（紹興三十二年），耿京派辛棄疾往江南去見南宋高宗皇帝，進表歸順。高宗大喜，在建康召見，封授辛棄疾為承務郎，天平節度掌書記；並著齋天平節度使印綬歸授耿京。等他返去的時候，耿京已經為叛屬張安國殺害；安國竟然叛國投降金兵。棄疾途中得知消息，率同義軍殘部中五十名騎兵，衝入金營；見那變節的頭目，正在和金將酣飲。棄疾抓住驚惶的張安國，綁在馬上馳赴臨安。朝廷把叛將張安國斬首市上，以為警戒；任二十三歲的辛棄疾為江陰簽判。是1163年事。

辛棄疾慷慨有大略，著意在北伐，恢復失土。但朝廷上大臣在玩弄政治手段，為自己利益打算，只圖享受安逸。他正直敢言，為權貴所不容；多次受參劾，但他忠貞聲名遠播，不能給他按上漢奸罪名。他輾轉調任江西，湖北，湖南等地安撫。在那裡，創立“飛虎軍”，盛壯為沿江諸軍之冠。他曾多次上表，奏陳強國克敵的方略，但不蒙採納；鬱鬱志不得伸，只能種植寄情，飲酒消愁；眼看勢不可挽，歲月逝去。

宋孝宗時，以辛棄疾為鎮江太守。不二年，就逝世了。

棄疾資兼文武，善於作詞，結為稼軒集；其慷慨豪放，在氣勢上，僅有蘇東坡差可相比；而蘇詞的內容遠不及辛稼軒。陸游（放翁，1125 - 1210）風格約同稼軒，而不如其功烈。

水龍吟 甲辰歲壽韓南澗尚書

渡江天馬南來，幾人真是經綸手？長安父老，新亭風景，可憐依舊！夷甫諸人，神州陸沈，幾曾回首！算平戎萬里，功名本是真儒事，公知否？

況有文章山斗，對桐蔭滿庭清晝。當年墮地，而今試看，風雲奔走。綠野風煙，平泉草木，東山歌酒。待他

年，整頓乾坤事了，為先生壽。

甲辰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（1184年）。韓元吉，字無咎，官至吏部尚書，退休後，住江西上饒，自號南澗翁。那時，辛棄疾已經四十四歲了，將入暮年。眼看宋高宗南渡以來，河山未復，朝中的權貴，不乏像王夷甫那樣清談誤國的人，卻少治理亂絲般國事規畫大政的能手。“幾人真是經綸手？”實在問得好。可惜，越是庸才，越怕人說穿。這樣，一開始就顯出傲岸不馴的氣概，雖然是實情，卻難免得罪當政者。長安淪陷，新亭對泣，沒人負責；棄疾還掀出“神州陸沈”，百年榛莽，亡國失地的根源，在於清談誤國。真理難被接受；不過，真理仍然是真理。棄疾要堅持講實話，是吃虧的。韓元吉是人才，惜被排斥，不得大用。但棄疾沒有完全絕望，還希望能夠糾合同志，整頓乾坤。

鷓鴣天 有客慨然談功名，因念少年時事，戲作。  
壯歲旌旗擁萬夫，錦襜突騎渡江初。燕兵夜娖銀胡錄，  
漢箭朝飛金僕姑。追往事，歎今吾，春風不染白髭鬚。  
卻將萬字平戎策，換得東家種樹書。

許多年過去了。有來客談起國事，挑起老英雄的情感。像一般人一樣，詞人也愛回憶當年往事：擒叛賊張安國，“突騎渡江”的豪氣；今天已時光不再。春天，是少年人的季節；大地春回，萬物生機蓬勃；“春風又綠江南岸”，只是不能使白鬚變黑！當年，他對偏安的宋朝，寄以無限希望，上書陳說抗禦金人，光復神州的方略，寫了“美芹十論”，和“九議”等恢宏的策論，都沒起甚作用。現在，不再攪腦汁搞“平戎策”的高論大計了，還是落地實實在在，去研究種樹書；也許，種植千頭木奴的橘園，還可增加收入，養家沽酒吧！

可是，他不能真的放棄忠君愛國的情懷，一腔熱血，願意為理想而洒；無以奮劍躍馬，實現壯舉，還是能奮筆寫下激昂的壯詞：

破陣子 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  
醉裡挑燈看劍，夢回吹角連營。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  
絃翻塞外聲。沙場秋點兵。  
馬似的盧飛快，弓如霹靂弦驚。了卻君王天下事，贏得  
生前身後名。可憐白髮生。

辛棄疾寄意於遐想：一位英風昂揚的大將軍，率師征伐，驅逐胡虜，光復河山。只是君昏臣庸，在現實的壓力下，不容許他發揮抱負；君王既不以“天下事”為念，“生前身後名”哪還能不隨之成為幻影！末後一句“可憐白髮生”，時間是多少英雄豪傑的致命仇敵啊！

南宋寧宗開禧元年（1205年），宋朝似乎有了轉機。任命名臣韓琦的曾孫韓侂胄為相。也許是為了借重其主戰的聲望，韓起用辛棄疾為鎮江太守，屏障京口。

在鎮江城北一里，有一北固山；晉蔡謨在山上築樓，名為“北固樓”，又稱“北固亭”。梁武帝改名為“北顧亭”。

南鄉子 登京口北固亭有懷  
何處望神州？滿眼風光北固樓。千古興亡多少事，悠悠，不盡長江滾滾流！  
年少萬兜鍪，坐斷東南戰未休。天下英雄誰敵手？曹劉，生子當如孫仲謀！

辛棄疾登上古蹟名亭北固樓。居高臨下，是北望神州的好地方，真是“滿眼風光”，盡收懷中。老詞人俯視長江滾滾逝水東去，不僅產生許多感慨。在這裡，孫仲謀年少統帥數萬甲兵，坐踞東南，英武有為。三國鼎立時代的曹操，見到東吳的軍伍整肅，喟然歎曰：“生子當如孫仲謀！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！”（孫權字仲謀）

韓侂胄專橫恣肆，為了立功顯威，興兵北伐金國。辛棄疾審度國勢，深知沒有充分準備，不是單憑道理就可打仗的，予以諫阻。韓並不尊重他的意見；次年，棄疾被劾去職。

永遇樂 京口北固樓懷古  
千古江山，英雄無覓孫仲謀處。舞榭歌台，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。斜陽草樹，尋常巷陌，人道寄奴曾住。想當年，金戈鐵馬，氣吞萬里如虎。  
元嘉草草，封狼居胥，贏得倉皇北顧。四十三年，望中猶記，燈火揚州路。可堪回首，佛狸祠下，一片神鴉社鼓。憑誰問，廉頗老矣，尚能飯否？

辛棄疾再登北固樓。事過境遷，詞人另有一番感慨。

小朝廷偏安苟存，大家還在爭權奪利，不思收復，只想自己升官發財，不顧民生國計。

他懷想當年的劉裕，小字寄奴；原來出身於附近的“尋常巷陌”，曾從京口起兵討伐桓玄，後來成為南朝的宋武帝。

漢武帝元狩二年（121 B.C.），遣驃騎將軍霍去病，帥軍擊破匈奴，封祭“狼居胥”山，是真正重大的勝利。

宋武帝的兒子文帝，在元嘉七年（430年），命檀道濟伐北魏，有限度的勝利；但九年後，殺檀道濟，“自壞長城”。“佛狸”是北魏太武帝的小字，進侵南朝宋的地區。在此用以代表金主亮的社祠，進入了南宋境。

那是開禧二年（1206年），韓侂胄興師大舉伐金，想立邊功不成，結果大敗而歸。“倉皇北顧”是說奔逃的難將難兵們，恐懼敵人趕來，“北顧”亭成為瞭望北軍進侵，好預備逃命的地

方。算來辛棄疾是 1163 年渡江南歸，至此四十三年了。在那年，金軍侵入淮西；宋喪師失土。

已經六十六高齡，到此地步，棄疾殘存的一線希望，也將破滅了。就算他能夠像趙國的將軍廉頗一樣，七旬還雖老而不衰；奈何有奸佞讒臣在背後對付他，說壞話，假話，還會有被任用的一天嗎？

1207 年，一代詞人辛棄疾逝世了，得年六十七。他未能看到宋朝光復失土，以後也沒有，只是逐漸衰弱，終於覆滅。

在同一年裡，宋朝諉過於韓侂胄背和約伐金，把他殺了頭。1208 年，把韓的人頭送去金國，和議始成。如果棄疾最後的詞作於殺韓之後，則他用“元嘉”故事，對韓還是稱讚。

辛棄疾就是這樣：講真話，不怕人反對；更糟的是他有大才，像匹夫懷璧成罪，注定遭妒忌。

正如聖經所說：“心中安靜，是肉體的生命；嫉妒是骨中的朽爛。”（箴一四：30）稼軒詞中，有許多慷慨激昂之作，但也有恬淡平靜的作品，顯明作者不以個人進退得失繫懷；只是嫉妒他，壓抑他，排擠他的人，不僅骨中朽爛難安，也使國家的骨幹朽爛了，是多麼可惜的事！

作者：于中旻  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  
[aboutbible.net](http://aboutbible.net)